

▶白天鵝遭受黑夜魔后迫害
Laurent Philippe攝▶《天鵝湖別傳》鐳射影碟
劉玉華攝

愛與被出賣 現實與幻覺

《天鵝湖別傳》 動律舞美富創意

劉玉華

▶穿上色澤鮮艷服飾的宮廷舞者，起舞作樂
Dave Morgan攝▲黑天鵝冶艷性感
Dave Morgan攝▲王子與白天鵝在舞會上共舞
Dave Morgan攝

任誰看蒙地卡羅芭蕾舞團（Les Ballets de Monte Carlo，簡稱「蒙芭」）現場演出《天鵝湖別傳》（LAC-After Swan Lake），均會即時被編舞家克里斯多夫·馬約（Jean-Christophe Maillot）極具原創性的舞蹈編排及場景調動，深深吸引。

蒙地卡羅芭蕾舞團演出

劇中王子與白天鵝的悲劇依舊觸動人心。整台演出凝聚強大的震撼力：大家邊聽着熟悉的柴可夫斯基舞劇音樂，邊欣賞眾舞蹈員新穎富現代感的舞姿動律，教人既感訝異、刺激，又倍覺振奮、讚嘆！

顧名思義，這齣克里斯多夫·馬約二〇一一年為「蒙芭」排演的四幕舞劇，僅以傳統古典芭蕾舞劇《天鵝湖》的故事主線作藍本，這個版本的舞劇情節經過大幅度的修改增刪，故稱之為「別傳」。

原先陳述邪惡魔術師跟王子白天鵝堅貞愛情的善惡對立主題，轉化作呈現王子的成長歷程、困惑和其童年心理創傷。此外，國王捲入疑似婚外情的孽緣，皇后冷眼盤算，伺機報復；霸道的黑夜魔后為求女兒能攀附皇族婚盟，不惜狠下毒手謀害白天鵝。孤立無援的白天鵝則屢次遭受黑夜魔后、黑天鵝及眾多狂野兇猛的天鵝群肆意欺凌虐待。王子和白天鵝雖短暫相敬，互訴思念仰慕之情，最終仍難逃黑夜魔后的毒手。

為了豐富《天鵝湖別傳》的多層次情節，克里斯多夫·馬約特別請來法國著名小說家Jean Rouaud給舞劇撰寫台本，擬定各個分場。由是，甫啟幕，先播放一段黑白短片，展現王子憶記童年往事。

只見小王子跟穿白裙女孩遊玩，他倆相處融洽，女孩更親吻小王子前額。正值兩人愉快嬉戲之際，忽然來了不速之客。身穿黑長裙架着墨鏡的婦人，拖着黑裙女孩前來，威迫小王子與黑裙女孩玩耍，並指使隨從強行擄走白裙女孩，不讓小王子與之結伴。小王子頓倍感失落迷惘。

播完短片，舞劇方正式開始。約長五十分鐘的第一幕結束後，中場休息，隨後開演第二至第四幕。

眾舞蹈員連場能量充沛，流暢瀟灑的姿態舞步，予人耳目一新的印象。編舞家自成一格的獨特動作語彙，成功凸顯了劇中主要人物的性格特點和心理狀態。

編舞家馬約風格獨特

誠如演出場刊內介紹克里斯多夫·馬約創作風格的文章所言：「……既非古典芭蕾，也不是當代舞蹈，更稱不上介乎上述兩者之間，克里斯多夫·馬約拒絕依從遵守單一的風格。他設計舞蹈時，猶如進行對話那樣，傳統的腳尖舞步與前衛的表現手法互相呼應，而不是彼此排斥」（Jean-Christophe Maillot refuses to adhere to one style and designs dance like a dialogue...）。

事實上，克里斯多夫·馬約對自己重新詮釋《天鵝湖》的故事，自有其獨到的構想；他希望透過《天鵝湖別傳》傳達一己追求的理念。他曾表示，自己的編劇風格「只有極小部分介乎芭蕾舞和當代舞的範疇」。

他進一步解釋：「我的創作風格不是枯燥乏味無聊溫和的集中地，卻是帶來嶄新能量的一種途徑，為的是要給芭蕾舞藝術平添新的可能性。藉着這種融合的編劇方式，能更有效地去開展故事情節，而不是去炫耀舞技。」

《天鵝湖別傳》（LAC-After Swan Lake）以偏向現代及情色的觀點（modern and erotic）解讀原有故事關於愛與被出賣、現實與幻覺等主題。

克里斯多夫·馬約直言：「我採用不一樣的表現手法處理這個劇目，想像讓大家依舊能被十九世紀傳統芭蕾舞表演和舞劇樂曲所感動。」

「對我來說，舞蹈乃有關愛、衆人和他們彼此間的各种關係。我搜尋了一個關乎人們肉體官能快感的層面，去呈現劇中人物汗流浹背的狀況及其血肉之軀身處的現實。」（I look for a level of sensuality that has to do with the sweat and the reality of flesh）

除了編舞家別樹一幟的「芭蕾語彙」外，《天鵝湖別傳》的服裝及舞美設計在強化整台演出的視覺效果，營造特定場景氣氛、戲劇性張力及高潮迭起場面……等多方面，實在是功不可沒。

劇中主要角色的造型和服飾裝扮賦予各人鮮明的性格特徵

黑夜魔后跟兩位暗黑大天使（Her Majesty the Night and the Archangels of Darkness）在第一幕裏到赴皇宮舞會，甫進場亮相的段落，真箇是讓人看得訝異惶恐。體態魁梧，黑背心配束高腰闊長袴的大天使，把滿頭黑羽毛冠冕、黑緊身衣的魔后托舉起來，她先以高大駭人的身軀，霸氣十足的威勢駕臨舞會。他們繼而藉着「三位一體」的動律形態，不斷陰險邪惡地扭動身軀，明目張膽地宣示懷鬼胎的奸計；即場凝聚攝人的壓迫感。國王、皇后和王子一時間倍感錯愕驚惶。

扮相冶艷性感，一身露肩全黑通花蕾絲透視短舞裙，頭上配襯同色系頭帶的黑天鵝隨後出場。她的姿態舞步妖媚誘人，極具挑逗性，間中又顯露出一點別具侵略性的野蠻獸性。王子雖對她產生興趣，卻同時感到困惑，有點不知所措。

第二幕方現身的白天鵝，一襲潔白背心短衣裙，裙面綴上無數三角形的布塊作裝飾，圍上純白頭巾，雙手則戴着羽毛長手套，以顯示她被詛咒變成天鵝。只有在脫下羽毛長手套，展現雙手時，才代表着她短暫地回復人形的時刻。

羽毛物料作為配飾裝扮貫串着全劇的開展：羽毛皇冠、鳥爪狀的羽毛頭套、羽毛面具、羽毛手套……等，是重點的舞美手段。

據服裝設計師Philippe Guillotel透露，《天鵝湖別傳》裏的天鵝絕對不是柔弱、擁有修長頸項的優雅禽鳥。傳統古典舞劇中天鵝公主和衆天鵝優美高雅的女性形象不再復見。古典舞劇女芭蕾舞演員慣常穿上「Tutu」（筆挺大圓周芭蕾舞短紗裙）的造型被徹底瓦解，重塑成以絹綢紗（縫製Tutu用的衣料）及羽毛裝飾舞蹈員臀部的緊身舞衣，營造儼如禽鳥毛皮鵝絨般的形態（the idea of fur and downs），刻意顯露牠們聚居森林荒野，兇狠好鬥的獸性。

Philippe重申道：「我們想藉着服飾使牠們幻化成活在蠻荒世界裏獸性未馴，漠視法規的虛構生物。」（We wanted to conjure up imaginary beings through costumes that emphasise their bestiality and the lack of rules in their wild world）。

皇宮與森林互相抗衡

皇宮與森林兩個世界裏展示的舞美服飾則以對比的手法呈現相互抗衡的狀況。一方面，宮廷內以明亮、色澤鮮艷的裝扮開展氣派高貴典雅、端莊得體的場景；另一方面，黑黝黝的森林，隱藏着不可知的危機陰謀。黑夜魔后、黑天鵝、暗黑大天使與天鵝群墨黑灰白的扮相，富攻擊性的舉動威勢，倍令人覺得詭異可怖。

王子是唯一進出這兩個截然不同世界的人物。他的服飾反映了其仍然處於舉棋不定，猶疑未決的境況。他必須作出抉擇：挑選黑天鵝或白天鵝作為妃子；但他是個未完全成長的人物，不足以堅決地決定一己的生命。

負責布景設計的Ernest Pignon-Ernest給舞劇打造了簡約、線條橫直分明的宮廷場景，舞台左右兩側垂直懸掛着多幅布條、正中三個皇座既是寶座，也可當作屏風，各個人物因應情節需要穿梭於其前後方的空間，或安坐其上或佇立側旁。森林場景多塊拔地而起、黑壓壓光禿禿的陡峭石壁，倍增陰森詭秘的氣氛。布景與舞美服裝設計緊密配合，可謂相得益彰。

二〇一五年二月底我在上野東京文化會館接連欣賞了兩場「蒙芭」演出的《天鵝湖別傳》，兩組不同主要演員，加上全體舞蹈員高水平傾力的表演，發放出持久的感染力。

當時心想，假若「蒙芭」在日本巡演結束後能順道訪港，觀眾將對王子與白天鵝的相愛故事「另眼相看」。從此，《天鵝湖》將不再只是千篇一律女芭蕾舞舞蹈員穿上Tutu表演腳尖舞步的慣見規範場面。

可惜，事與願違，「蒙芭」沒有訪港。繼東京之後，三月中舞團前赴北京國家大劇院公演克里斯多夫·馬約編排的另一傑作《浮士德》。香港影迷想感受《天鵝湖別傳》展現的激情和創意，目前只能「望梅止渴」，在家觀看該劇的鐳射影碟。

作者按：「蒙芭」曾於二〇一二年訪港公演馬約版本的《仲夏夜之夢》。然而，據資料顯示，早在二〇一〇年該團（內地譯作蒙特卡羅芭蕾舞團）已到訪北京及廣州上演馬約版本的《灰姑娘》和《睡美人》；二〇一三年舞團再度巡演北京及上海，推出馬約版本的《天鵝湖別傳》（內地譯作《天鵝湖》）和《羅密歐與朱麗葉》。

◀黑夜魔后（後）威嚇王子

Dave Morgan攝